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笏山記  
第二十四回 燕娘杏娘十字坡齊鑿巨敵 莊公莊勇一杯酒互訂良媒

紹軍被可當衝突一場，死傷不可數計。那長人，就是無力鄉鄉長趙翦。怪臉赤髯的，就是莊勇客如海。二人是有名的大力。其餘莊勇鄉長，死者二十餘人，鄉兵漸漸的散去了。潛光見傷折了許多勇將，糧草不繼，亦悔不聽丁勉之之言。思乘夜退軍，又恐韓軍追襲。乃使趙子廉、奇子實引兵埋伏。如追兵至，兩下夾攻，可獲全勝。早有細作報入韓營，韓陵與少青商議曰：「聞諸鄉長之兵漸散，紹潛光已有去志，拔營而遁，必在今夜，不可不追，又不可混追，中其埋伏之計，要商量怎麼追法才好。」少青未及答，只見雪燕上前曰：「俺有條計，並不用追，能使他片甲不回，未知驗否。」韓陵曰：「願聞娘子妙計。」雪燕曰：「從魚腸坂抄過，便是那條十字路，這條路，雖是大路，至十字的所在，偏狹起來，又是紹軍必由之路，若使兩人各率兵五百，伏在那十字的兩旁一齊截殺，縱有百萬雄師，何處用武。」韓陵鼓掌曰：「此計大妙，就煩娘子與某的孫媳婦兒同去。」雪燕應允，與司馬杏英，共點一千軍馬，各帶地雷火箭弓弩，潛師至魚腸坂。時已黃昏，見了韓杰，備說此計。韓杰曰：「此是天造地設的妙計。若娘子不來時，某亦打點去截殺他，只是兵少，恐不濟事，娘子來，紹賊合休矣。兩旁的峭壁，某數日前，已私著人多備石塊，從上擲下，是最便宜的。誰知是預為娘子設的，紹賊休矣。」即使人承夜密布地雷地炮，壁上添設油灌的草，又使細作探聽虛實。二更的時候，探聽得紹軍已拔營了，遂辭了韓杰，杏英率軍四百伏左路，雪燕率軍四百伏右路，各使兵一百，先爬上峭壁伏著。

是夜，月黑星沉，陰風森颯。紹軍走至五六里，見無追兵，兩處的伏兵，亦合著大隊軍馬而走，將至那十字路，謀士呼家寶曰：「這裡的十字路，倘有伏兵，奈何。」潛光曰：「縱有伏兵，亦奮勇衝殺過去，難道退回麼。」於是潛光一馬當先，橫著大刀，直衝而過。忽一聲炮響，兩路火把齊明。有軍從左右殺出，路已堵截不通。前面從潛光走過的，只得十餘騎，聽得喊聲大振，雪燕挺槍追殺前面的，杏英揮刀截殺後面的。後軍急欲退時，石塊火束，從天墜下，地下地雷地炮齊發。上下裡石墜火下，火隨石發，額爛足焦，哀號之聲，十里不絕。退後的尚有千餘人，尹百全統著，又無路徑，只得棄了馬，爬山而走。山多G石，又無火炬，多撞跌致死，能逃脫者十無四五。前面雪燕正趕著潛光，眾軍指那光閃閃的交龍盔上傘紅纓的，便是潛光了。雪燕趕上，一槍刺於馬下，割了首級。火光裡看時，卻不是潛光，是莊勇紹昌符，易他的盔鎧冒死的。雪燕大怒，教眾軍多燃火炬。凡林木岩谷，搜尋殆遍。正回軍，忽然腥風刮面，旌旗皆偃。山坳裡躍出一巨物，高丈餘，龍首熊身，迎風一嘯，眾皆辟易。雪燕夾定耿純，趁著綠光，支槍來鬥那物。那物舞兩爪來撲雪燕，雪燕側躲著，不能回槍，即以槍把梢，直點那物的左腋。原來雪燕的槍把梢，是紫霞神鐵鏈作蒺藜式，點著的，筋骨俱攣。那物鬥雪燕不過，負著痛緣坡而走。雪燕不顧眾軍，獨自一騎，追過幾個山坡，那物向叢莽裡一蹲，雪燕橫槍挑開叢莽，並不見那物，只見十餘人伏莽中，揮槍齊刺雪燕。雪燕撥開眾槍，一槍剛刺翻了一個，餘人奔出叢莽，斜刺裡走。正走不遠，忽火光從林木中閃出，一彪軍迎面殺來，大呼曰：「紹莊公勿慌，某乃新甲鄉長萬年也。聞公兵敗，特來相救。」言未已，已將雪燕圍在垓心。雪燕舞動雙稜白纓槍，雪滾雲飛，無人敢近。萬年乃揮弓弩手，四面射之。但見矢飛兩集，槍緊風號，槍不饒人，矢皆墮地。那彪軍正被雪燕挑得血濺屍飛，萬年使暗槍從雪燕背心裡刺來，雪燕並不回格，待他刺得至近，將身一閃，一手接著萬年的槍柄，只一拖，拖下馬來。眾軍來救萬年的，盡被刺翻。時潛光、家寶從叢莽中逃出，雜亂軍中。回顧萬年，已被雪燕的耿純踏出腸來了，乃相與歎曰：「此女子，神槍也。但見槍稜焯燦，似不曾刺人，而貫喉而死者何多也。敵有這等神人，某命危矣。」遂趁其戰酣時，先自走脫。不一時，雪燕的兵已追至。四面合圍，這彪軍，無一人得脫者。雪燕遂引兵還。時杏英的軍，已擒得香得功、丁占鼇等，共莊勇五人。於是合兵一處，見大路上皆屍骸填塞，依舊從魚腸舊路回鉤鑿坡大營。韓陵、少青大喜，遂拔鉤鑿營，奏凱回莊。

明日在莊公府，攢花結彩，擺列筵宴，鼓樂並奏，三軍舞蹈。韓陵把盞笑曰：「今日奇功，翻出兩個女子之手，我們男子，是沒用的了。」時左邊的席，是可當、韓騰，右邊是雪燕、杏英。韓陵遂下坐把盞，來奉雪燕，曰：「娘子天人，縱紹潛光未誅，亦已膽碎，從此不敢小戲我東南莊鄉，皆娘子賜也。」少青亦把盞奉杏英。兩女子回了盞，各道萬福。又行了一巡酒，韓陵教韓騰把少青盞，因謂之曰：「汝祖年邁，不能久任事，欲將公位傳汝，汝須事顏公如事我，若違我言，便是不孝的孫兒了。」韓騰曰：「願子孫世世，事顏公如臣之事君，始終不變。」韓陵曰：「能如此，我無憂矣。」又謂少青曰：「老夫今年六十有九，亡兒無祿，只撇下這個男孫兒，一個女孫兒，今趁莊公在此，傳位與他，老夫得優游杖履，往來兩莊之間，或在我女兒處住幾時，或在孫兒處住幾時，住到闔眼的時候，罷了。只是阿騰年少，不更事，須莊公教道他。」又喚韓騰、杏英拜了少青四拜，曰：「汝妹子吉姐，亦著他出來奉顏公一杯酒，他時婚姻的事，亦須請命顏公而後行。」杏英離席進內室，即帶了個小女子出來，眉目如畫。韓陵指著曰：「此是老夫的孫女兒，名吉姐，頗聰慧，今年七歲了。」吉姐把了盞，在杏英身旁坐地。杏英又離席向韓陵少青處拜著曰：「孫媳兒有句話稟莊公，雪娘子的槍法，是人間少對的，與孫媳兒又最說得合，欲拜為結義姊妹，未知莊公許否。」韓陵曰：「好便好，只是屈了雪娘子。」少青正欲說些謙話，韓騰曰：「這兒女子的事，由著你們，何必在長者席前囉唆。今被擒的莊勇中，有兩個是最英雄無敵的，我昨夜以好話兒哄著他，大都是願降的，敢問如何措置。」韓陵曰：「聞紹潛光待莊勇如手足，皆欲為之死，焉肯甘心降我，不如殺之以絕後患。」少青曰：「彼待之如手足，我且待之如腹心，天生人才，原不多得，殺之可惜。如莊公不要時，求賜與某。」韓騰曰：「可莊多才，其尤者皆歸顏公，何曾有甚變卦，不如將他二人，分作兩處。顏公收用香得功，我們收用丁占鼇，縱有反覆，亦易箝制。」韓陵歎曰：「終久必有後患，老夫不及見矣。」又復飲一巡酒。韓騰曰：「那十字坡上的屍骸，擁塞數里，請在雪峰下，築個京觀，一來免得鳶啄獸銜，二來可以示威西北，公以為何如。」韓、顏二公皆主其言。